



最近的蘇俄

樊仲雲譯

蘇俄的新外交政策

Nikolaus Basseches

一 年以來，蘇俄的外交政策，其目的乃在於完成兩樁事情。第一

一種完全是政治的與外交的，即防止資產階級國家抵抗無產階級獨裁之一般的同盟，同時並積極的參加歐洲外交，以防止其他列強加入此種同盟使之無效的企圖；第二種蘇俄外交政策的目標是屬於經濟的，並且更為重要

。這是關於海外經濟關係的開拓，其最後的目的是要借得大批的外債。蘇

俄的外交當局會傾其全力以達這兩種目的。他們曾打破波蘭努力造成巴爾的克國家聯盟的計畫。他們惴惴地注意德國的轉向於西歐諸國，並且竭力以求與美國造成道德的政治的連結，俾此大國能與之通力合作。因為支配

蘇俄外交政策的是這種觀念，於是美國遂握著世界政治經濟的牛耳，只有他的金融市場能供給蘇俄所需要的巨額資本。

但是卒因斯太林 (Stalin) 派內政上對列可夫 (Rykov) 與布哈林 (Buharin) 的右翼反幹部派之勝利，使全局發生變更。外國的攻擊要不絕地發生之說，隨著右翼反幹部派而沒落了；現在共產黨的主張是資本主義的安定時代業已告終。固然，在一九二

ANT 587 243

五年，這同樣的主張也曾宣傳過，但現今統一的共產黨，相信目前世界經濟的危機是更為深刻。他們以為世界革命的熱情將有新的爆發，同時還醞釀著一個危機，不但各國的階級鬥爭要從此銳化，且世界列強的對抗還要激烈。因此，反蘇維埃同盟之實際的危險可說已消滅了。

但還有比此轉變更重大者，即現政府對於經濟目標的變更。在這方面斯太林的勝利造成了一個全新的局面，尤其是在蘇俄與英國的衝突的發展上面。五年計畫已施諸實行了，因為沒有巨額的借款，可以利用，於是蘇俄經濟政策當局，決計不再求外國的援助。本來五年計畫初不打算對外借款，其當局者，且更斷言對外借款不但無必要，而在國家之全部經濟構造上，還有不良的影響。他們相信，蘇俄至多只能漸漸地吸收少數的外資。這

主張不僅為蘇俄勞動階級中公然擁護共產黨的分子所贊助，並且也是國內最有勢力的政治團體所深信。這些團體把外債當作一種阻礙，他們的願望便是想以自己的實力來建設蘇俄，不願以外國資本的援助而支付巨款。

蘇俄與英國的衝突，也使其重要的政治家相信他們所要賒買的物品，是不管外交關係的維持與否，都可以得到的；因為當兩國感情最壞的時候，從英國賒買的物品仍是繼續不絕的大批輸入蘇俄。況且那與蘇俄沒有什麼正式關係的國家，也常提議擴張信用，因此莫斯科方面知道此種信用的發展，殆與外交關係沒有影響，實全視世界市場情形的如何而定。而由過去的經驗，也證明在借款之先，對賒買貨物加以保證是無意義。例如德國對於蘇俄曾有過這類保證，但事實却明白表示要利用此種信用是如何的困難

。故由此經驗更使蘇俄明白，這種信用並不是合於自然的要求，這樣的信用使他們有物使取，沒有為自己的需要而加選擇的餘地。而且這樣的信用還是妨害蘇俄經濟活動的自由。但是比反對此種政策更要堅決的，即是那漸漸得勢的不願受財政上的信用，尤其是借款的新反對論。

俄國革命現在是已到了比從前更有自覺的時期了。這是由先前外界變態的興味所引起的一種精神的反動，是從幻滅中所發生的反動。蘇俄的外交，本來已早不是努力以宣傳與外交手段來得到承認的政策。蘇俄現在信任何外國借款對其政府俱有莫大的危險，這危險，比敵人的槍劍、比資產階級國家方面的一切外交的精神的干涉，都還要遠過。所以現在，蘇俄決以坦白的熱情去鄭重確定其革命的目的，決以其全力去完成社會主義的理想

，而其國民也漸漸覺得蘇俄的國內政局對於鄰近資產階級諸國的依賴，應當愈少愈好。

當一九二七年的夏天，與英國外交關係破裂不久後，政治上有最高權威的李可夫，曾在莫斯科黨執行委員會總會議的席上，討論蘇維埃聯邦的新國際地位。在這當中，他說：『對外政策上每一次嚴重的變化，如我們目下所經過的，常伴著經濟界的大困難與整理以俱來。通常此種變化之初期現象，便是利率低落，股分交易減少，並引起與經濟不安相似的狀態。例如巴黎柏林的交易常敏捷地反應到法國與德國的國際地位；但在現今，對於我們，却並沒有此等類似的徵候，足以攪擾我們的經濟地位。』

現今金融與政治之相互依存關係，已是大眾所公認的事。所以在決定國內政策之際，蘇維埃政府首先要考慮

美國與歐洲銀行借給蘇聯企業的金額；因為如果金額不小，則如我們所見到那樣急激的內政變化，就為不可能。階級戰爭不能夠任其彌蔓全國，也不能任其人口的某集團趨於毀滅。因為一切事情，凡有變化，無論從頂窮的貧農暴動，以至最廣汎的富農的迫害，都要連累到蘇俄政府擔保價值的低落。而且，若此種低落到了數百萬盧布的時候，那末國家的全部經濟制度，還有瀕於崩潰的危險。所以莫斯科方面承認，若欲借款，那末政府就不能不放棄其所採取的激進政策；結果布爾什維克政策要獲得勝利的一切希望，也就不得不付諸東流。

這種思想，在共產黨領袖的無意識中，或許會有長久的活動。但是積極設法借款的時代，即現任駐英大使梭可兒尼可夫（Sokolnikov）當財政委員長與國立銀行總裁夏曼（Scheinm

an），為維持對外匯兌之Chewonety（新兌換券值十箇盧布）的價格而共同努力的時代，是早已過去的了。忽然，他放棄其欲把蘇俄幣制與世界幣制相連絡之努力，使新兌換券變為純粹的國內通貨。這是現在國家，全部經濟政策之理論的分歧點，而與現在國家的外交政策，也有很大的關係。不過蘇俄雖然拒絕國外借款，却在外交部中很圓滑地宣稱：『我們不再設法外債了，但若能夠有長期、低利的少額借款，則我們也可加以磋商。』這意義，或許是蘇維埃聯邦需要有比較少額的外國借款，但可不是預備借一大批外債，即使有人肯供給這筆借款。這樣，因了這政策的宣布，於是一切要想整理俄皇政府戰前債務的希望，遂消歸烏有；因為這樣的整理，必須先有新借款的承諾始可能。

蘇俄的拒絕外國借款，使牠全部的

對外政策發生變更。因此之故，對於外國便可不必顧慮了。當一九二五年時，蘇俄曾宣稱：『各國的承認蘇俄與否，我們不能有條件的報酬。』但却仍欲爲美國預留一例外的地位。

當此之時，蘇俄非常希望能夠有效地利用美國的資本，並且相信這種資本主義的金錢能夠培植社會主義的經濟。他們以爲這是一種足以促進俄國革命的最高理想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以後，據經驗所示，則金元之流入蘇

俄，乃是挖掘社會主義的墳墓；因此，布爾什維主義者不再尊敬美國，而在最近，以美國干涉中俄糾紛，俄國曾有嚴厲的答覆，這便是表示此種心理狀態的。蓋若在一以前，美俄在中國的利害關係正是相需甚切的時候，那末，這樣的答覆是不可能的。現在，對於美國經濟制度的崇拜雖然存在，但這是基於另一立場，與外交政策無關。——『The Living Age』

共產主義是一種宗教

杜威 (John Dewey)

自去年秋冬以來，在蘇俄，有兩件事，值得注意，那便是因爲謀實效共產主義，對富農與教會，取急進的征伐政策。因爲其對教會的壓迫，於是今年二月八日，羅馬教皇致書羅馬太子，教訓蘇維埃政府對於教士，拘捕殺戮，不計其數，種種背神之事，肆無忌憚的幹著；他這樣要求全世界的基督徒，於三月十九那天，共著他同事禱告以祈求共產黨人速停止對教會的殘暴。以後英美法各國的教會都繼起響應，範圍擴大，至轟然成爲一國際運動。此篇爲美國哲學家杜威所著，以哲學的見地，論共產主義與宗教所以不兩立的原因，他說，這是由於共產主義也是一種宗教。

『宗教是民衆的鴉片，』在蘇俄公共建築物的牆上，沒有比這標語寫得更普遍的了。同時在國外可說也沒有如這標語樣的令人容易聯想到蘇維埃政治的了。在俄國，一般人都以爲這是列寧的話。其實，這是源出馬克斯，不過列寧把這與其他許多馬克斯的教義，加以引用而已。在這句話中，馬克斯還說過：『打破那以宗教爲精神的香氣的社會，那末宗教也就破壞了。……宗教是掩蔽鎖鏈的花飾，破壞這花飾，那末鎖鏈便暴露出來了。』馬克斯對於宗教的思想，大體是源出富爾巴哈 (Feuerbach) 及赫克爾派的左翼。這並不是一個思想純粹的具體的學說，他是這時代的產兒，是由當時的時代思潮所造成。但是，馬克斯經濟的與神學的見解，雖然是不過偶然集合，爲其一人思想。然而實容易使人覺得這二者是一體而不可分，

且是屬於社會，想的同一體系的。

當此之時，俄皇帝國的希臘教會，其政治經濟的情勢，正好具有這樣的力，使經濟上的社會主義與宗教上的無神論得以聯合起來。在俄國，正式的與傳統的宗教，實是具有專制的經濟與政治制度之一事物。俄皇在一方面是教會的領袖，同時也是國家的元首。一切正統教會都受國家的支持，反之，教會則由其對羣衆的訓教，給與專制國家及其統治者以宗教的祝福並權力。俄國便如這樣是神權政治的國家，反對俄皇，是在宗教上爲不敬，在政治上爲大逆。在現代世界，即如古墨西哥的盛世，宗教與政治經濟制度的結合，真沒有比俄國更爲密切的了。這便是造成共產黨人對宗教的態度的背景。共產黨之所以對宗教猛烈的攻擊，實由於此。

馬克斯的話，包括有兩層意義：第

一謂若對現在政治經濟制度加以攻擊，那末必然的會引起宗教的毀滅；第二謂直接對宗教加以攻擊，那末既存制度的『鎖鏈』便會暴露出來，因以促進新制度的創造。蘇俄現在的攻擊，正是這兩方面。一方面，他們以爲共產社會的創造，將自動的會除去信仰宗教教義與崇拜的事。這樣，由共產黨人的見解，向來被誤導於超自然的反社會的路上而浪費了的人類的活動力，便有了新社會的出路。同時，在他方面，列寧的意見，以爲現在的教會實是他所『嘲諷』的新制度的敵人，這就他所確定的目的來說，是不錯的。

因爲教會與舊經濟制度及政治上的帝政，其關係真是太密切了，教會的繼續存在實足以阻止其計畫的實現。由這兩方面的行動與思想，於是結果造成了一種宗教，否認其敵人的存在。故凡一切傳統的教會，對其信徒的社

會的行動具有權力者，共產黨人即認爲是一種想組織敵對的政治團體的企圖。共產主義的宗教性與教會的政治經濟性，這樣遂爲激烈殘酷的反宗教運動之所由來。

所謂共產主義的宗教性者，這意義便是說共產主義對其信徒的要求，是一種普通與高度的宗教信仰相聯結的深強的情熱。並且這還理知的要求亘於人生的全部，因此之故，一爲信徒，便無論其人生、其思想，都須受主義的要求的影響。這實是與從前一切教會所有那堅決不屈的教義，同其性質。在歷史上，我們常見到許多宗教信徒爲其他相異的得勢的教徒所殘殺的事。現在蘇俄的例子，實與這類的事。一般人都以爲這是政治權力對宗教的逼害，不知此義其實這是與歷史上許多宗教間的爭鬥同樣，我們應該作如是觀纔對。

共產主義的統治，直接的從兩方面對宗教加以攻擊，間接的則由社會秩序的建設，使人覺得宗教是一種時代錯誤，這樣的加以攻擊，自然，攻擊的方法，他們是有種種。直接的攻擊是宣傳與教育。蘇俄的統治者現在是公然地對宗教表示敵意，他們用其根本的無神論，用那一切的教育方法，如學校、報紙、壁畫等，以謀根本鏟除上帝及超自然的信仰。此外，並用種種表演的方法，以說明科學與宗教的衝突為根本的事物，使人明白科學對宗教的勝利，便是愚昧無智及社會未開化狀態的掃除，並且由蘇俄當局所信，即不從特定的政治目的來說，他們殊以為使占俄國人口大部的農民仍停頓於未開化狀態者，希臘教會是應負其責任的。

這意見，在凡知道俄國歷史的人，是都可承認其中含有許多歷史的真相

；但是或者還不免懷疑，為什麼對於個人的信仰要採取這樣的敵對行為呢？則我們須知共產主義根本便是一種宗教信仰。至除此之外，我們還有許多特殊的原因。因為在共產黨人想來，在其黨員之中有宗教信仰的存在，這是一種明白的阻礙。因為這足以使共產主義的宣傳減少熱情的信仰。所以凡有宗教信仰的人，都不惜嚴厲的加以除名。此種同樣的事，自然在少年共產黨上面，因為他們是共產主義將來的補充者也是加以排斥的。至若個人的教化的宗教，則也因為足以分散集中於俄國工業化的力量與思想，所以也非絕滅不可。

在這裏只有列寧的人格與教言，是重要的事物。據列寧的意見，辯證法

唯物論的哲學不是一種哲學，這是與科學相同的事物。科學是不許有宗教的餘地的，他以為世界的改造實全特用科學來克服人心，列寧傳的作者，馬爾古 (Marcu) 曾說：『由列寧看來，不論在思想上，在希望上，再沒有東西比寬容更不可解了。因為他覺得這是與缺乏指導原理一樣，沒有分別。這是卑鄙的降服之始。』列寧的信徒承繼了這種不寬容的精神。爲了要建設新社會秩序，不惜爲生死的鬥爭。他們把宗教與視為便是科學真理的辯證法唯物論的信條，二者，當作不可妥協的敵人，這因為無論那種勝利，其他就非完全破滅不可——“Current History”

蘇俄最近的曲線

Louis Fischer

蘇俄自革命以來，厲行戰時共產主義，以後因經濟破產，飢饉蔓延，於是改行新經濟政策。但是新經濟政策行後，經濟雖漸安定，而資本主義的勢力却亦漸趨成長。到了去年，於是又向左轉，對富農富商厲行大征伐，沒收土地，舉辦共同農業，獎勵合作組織，課取重稅，結果致農糧其耕，商業凋敝，物資不足，造成糧食恐慌，於是到了今年三月，又開始退却，停止進行。這種左折右曲，沒有一定的行動，反對派領袖托洛斯基稱之曰曲線政策（Zigzag Policy），是中等階級支配的投機行動。本篇爲紐約國民週報三月末之莫斯科通信，便是記述此最近的變化的。

讀者看了這篇不要誤會，以爲蘇維埃政府已放棄其農業共同化的計畫了。最近政策上的大變動，最初是表明

在斯太林三月二日的文字，最後三月十五日，乃有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佈告，並不表示原則的變更。原來蘇俄現在沒有旁的辦法可資選擇。他們除了（一）任鄉村生產力繼續在現今低下的標準；（二）或者使農民得自由致富，借地雇工；（三）或者把農業加以共同組織。但目前俄國的農村不能生產充分的剩餘糧食以供給城市或輸之國外，而以農民個人財富的增加，實爲

布爾什維主義之政治的，尤其是經濟的脅威。於是在這裏，遂只有第三條土地共同經營的路了。

在大約六個月的期間，蘇聯內部的耕地，其已共同化者達五五%，有數百萬的農民，現俱加入了合作農場（Kolkhozi），但是到了三月，黨與政府忽然下令停止。因爲情勢逼迫，使他們不得不如此。這在第二防線上的停止，表示在前進了三四步之後，有一步的退却。與此同時的，還有對教會的處置的緩和，並且，從此禁止非法無理的專斷，禁止對於私商及無

選舉權者的壓迫。這向社會主義而猛進的政策，開始於一九二九年間，至十二月乃登峯造極，以後即漸次來了停頓。蓋自左傾政策實行以來，一般富商（Nepman）如已決之囚只等行刑。但是當此緊要關頭，却來了暫緩執行死刑的命令，因爲政府還需要私有資本主義這『罪犯』爲其服務哩。

俄國的經濟組織可說是非常煩忙的進行著的。緊張是到了極點，努力是到於人力所不可能的地步。有時我嘗自思，那些官吏、黨的領袖、及活動的人們，因爲身心的勞瘁，怕難免病倒罷。他們是很少有休息的時候。但是人雖不覺得怎樣，而機器却發生破綻了。機器最脆弱的部分便是供給城市以糧食的農村。因爲鄉村所生產的穀物爲國內所需要的，都輸出外國用以購買機械及農具，於是糧食問題遂以重大化。而以共同農業運動，使事

態更爲複雜。政府的主要對象是貧農，規定不論其有無牛馬或羊，都可以加入合作農場。因此，農民之有牛馬者都立即出賣或殺以爲食，因爲他們知道即是沒有牲口，他們也是可以加入合作農場的。莫斯科的禁令，仍是毫無效果，歸根結柢，還是莫斯科的政策犯了重大的錯誤。他們在組織共同耕地之始，即把農民的一切所有，都社會化，以謀造成共產社會（Commune）而不是只限於土地、種子、機器、輓曳獸等生產用具的社會化，以造成阿得爾（artel）。這錯誤到了三月二日，乃有斯太林的改正，幸而蘇聯牲畜之被屠殺者，尙爲數不十分多。現在已決定共同農業的形式，不是共產組織，而爲阿得爾。把牛羊雞鵝之類（馬不在內）都發還給原所有者，於是在城鎮市上，又有牛乳、牛油、乳酪、家禽等的出售。

最初的意思是想把農民可以出售的一切剩餘的東西，都以社會化由合作農場運動，將商人的主要機能——農民貨物的自由買賣，成爲無用。自然，要想這樣用經濟的政制的方法以絕滅城市商人，是有其可能的，故當此時，私有的資本主義無論在鄉村都市，都是瀕於末日的運命。但是最近以牲畜的發還，自然要使商人在鄉村的能力復活，政府對於城市商人的迫害，這樣趨於和緩，同時對於教會的態度也減其敵意，這便是蘇俄最近的曲線。曾有一時社會主義的弧線達於最高——幾乎到百分之百。但是現在來了降落，不過沒有到以前程度，因爲在穀物技術的種植方法下已有五〇％的田畝共同農業化，這便是商人在農產物市場上的活動，已減了一半了。因爲在合作農場與政府之間是不許有私人的商業存在的。又因爲對於商人

，並沒有什麼保證，將來社會主義的弧線高時，不致有壓迫流放的危險，所以商人自不敢過分的從事擴張。現在，城市的商人是只有暫時抓住這救命的機會，對於將來，他是一點希望也沒有。這樣，私人商業的效能便將漸漸的減低，至於完全無用而絕滅。但在達到這地步以前，合作農場必須改良擴大，現在所計畫建立的牲畜與菜蔬的農場，必須能夠供給城市的食用，而城市的合作社與國營商鋪，則必須有靈敏活動，並增多其貨物。這一個期內，也許要經過許多年罷。自然俄國的私人資本主義將依舊在衰弱不振的狀態毫無能力以抵抗的，爲共產黨人儘貓腳爪的職務。

這樣，俄國社會主義的將來實全恃共同農業運動之如何。當過去六個月間，共產黨人好像這是其生活的目的似的對反對此經濟組織的農民竭力作

戰。他們堅決地要造成此共同農業的組織來。只要黨與政府能夠有半年的工夫，那末其宣傳與改良的成績，殊儘足以促動一般的農民到合作農場中去。但是反之，一般官員們却用暴力與威嚇的手段，要想立即便有巨量的成績。可是此時却没有許多農業機器及管理人材，足以供新建的合作農場之用。同時，因為牲畜、家屋，甚至那破碎的家具，都沒收為社會所有，於是引起了農民私人資本主義的根性，使他們以感情的蒙蔽，不能認識阿得爾的好處。農民這樣是預備用焚殺的手段，來對強迫共同農業化的政策表示反抗。第一步，他見著政策的實行，便大批的屠殺其牲畜，藉以快報復的感情。因此之故，於是城市的食物供給，日以減少，鄉村情況漸漸嚴重，遂使政府不得不加以注意。用其寶貴的能力以求設法。這樣，黨與

政府遂有最近的急遽的轉變，表示這是事勢所必要，且早就應該如此的了。這次的行動，斯太林算是有很好的手段的。但是若在偉大的政治家，那末他必定在三個月前就有這轉變，並且對於其徒黨以他的命令，至少以他的指導允許所造成的錯誤，必是自己引咎的。

這政策的轉變，表示是一種右傾的曲線。這使那些以社會主義的發展為過於迅速的人，覺得歡喜，也使那些如布哈林之類，獎勵農民的富有，因之反對迅速共同農業化的人，覺得快活。但是右派分子可不願長久信任斯太林執行這右傾政策，不過這樣，左派分子就要反對，現在雖然改革計畫的墨跡還沒有乾，可是那比較急進的已加以阻止了。真理報 (*Pravda*) 至不敢登載那改善商人待遇的政府命令。在有些省區，斯太林的文字及中央

委員會的布告，都給那些熱心分子壓抑下來。他們有些是理論上反對這行動，有些則恐怕農民從此有了對政府的責難，於自身有所不利。

由此等事實許多同樣性質的事，證明左派具有巨大勢力，足以保證政策之右傾，不致長久或過度。這與其他的事情樣，有許多方面是須看未來的收成來決定。最近的改革正當預備播種的時候，因之頗引起不少的混亂。斯太林則猶之正在騎馬過河的時候，更換坐騎。現在，他們正努力以促進共同農業，鼓勵合作農場外的農民戮力耕作。那些相信共同農業的，正抱著希望等待收穫，但願有好的天氣。但在俄國，除去政治與最近將來的事變外，共同農業比私人農場有利，這是明白無疑的事，凡是知道俄國農民陋隘的居室，原始的生產方法的，都可明白這一改變是於農民有利的。

合作農場，比之俄國鄉村那落後的經濟單位，實是一種合理的科學的代替方法。在這當中，有機器之應用，馬的役使也較優良，土地則在經過有名於前彼得時代的耕種方法以後，不致

休耕。至在生產力上，則其共同農場之與農民租地，可說猶如近代電化的紡織廠與手機工廠的比例一樣。據蘇維埃當道對我的意見，謂在共同農業的第一年，合作農場中每畝地的生產，

可以比私人耕地超過三〇%。倘若這樣，那末共同農業已得勝利，左傾政策必不致失敗的。——「The Nation」(American).

新 生 命 書 局

出版 蘇俄研究叢書

蘇俄政治制度 (三版)

實價九角

施伏量譯 所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維埃聯邦，究有何等新的政治制度？何為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蘇維埃主權何在？中央及地方蘇維埃組織如何？中央政府構造如何？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各部及其職權如何？經濟與勞動的管轄機關如何？民族事務的機關如何？這些問題是研究蘇俄者所欲知，都詳細羅陳於本書。本書為日本政府機關密編審，所收羅者大抵為蘇俄有權威的公法學家論著中的材料。

蘇俄十年來之外交

實價五角

胡慶育譯 (再版)

本書敘述蘇俄一九一七年革命到一九二七年的外交，如蘇俄革命後之國際干涉，蘇俄的國際政策與外交方針，和蘇俄與美英意法日德及其他鄰邦的關係並於末二章中說明蘇俄與半殖民地國家及中國革命的過去的關係。蘇俄是西歐與遠東國際關係之鍵，有此一書，則不啻為此鍵之鑰。

蘇俄黨之解剖

高品齋著 實價四角

蘇俄共產黨現在標榜著無產階級專政統治著俄國，究其政策是怎樣因政策之不同而政府派與反對派有派與左派的鬥爭是怎樣本書於此原原本本詳述蘇俄附托洛斯基自述最近被政府放逐的經過，欲知蘇俄內情者應讀此書。

